

著书人语

写诗对我来说就是“疗伤”

| 张敏华 文 |

对于一个内心丰盛的人而言,文学是一种拯救与解脱,我们借此能短暂地脱离日常,去面对和留意那些穿梭在意识里的独特、深刻的经历与情感。

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说:“诗人不能长久地在语言的恒温层中逗留。他要想继续走自己的路,就应该在痛切的泪水中盘作一团。”“诗人在自己走过的路上应当留下的不是论证,而是足迹。”在我看来,阅读是短暂的,写作才是长久的,我们都在路上,留给我们的只能是在大地上疗伤的足迹,在阅读和写作的每一时刻都充满诗意并从那里获得生命的惊奇,让生命走向澄明。

很多时候,我自感需要用诗歌来表达自身并委身其中,因为诗歌更能理想地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我屈服于这种写作的冲动,但我又说不出这是为何。我不认为诗集里的这些诗有多好,但我向未来的读者保证,这些诗都是我生命的产物。我知道,上天不会轻易放过诗人,诗人凭直觉就可以猜测到坎坷的命运还等在后面。在更长远的视觉里,诗人不得不那个经历宿命的哀泣者——为死亡,为命运的无常,镂刻出尘世的悲悯。诗是诗人对人间种种际遇和生死问题的回答,诗人在词语中建立

自己的存在,诗人改变不了世界,但能做到不被世界改变。诗的精神是不朽的,它也不会从人性之中消失。

在我看来,写作,就是停顿与行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努力用简单的词语进行写作,并写得极其小心。在写作过程中,我听见词的不同声音,也看见词的不同形状,在词的变幻中触及自身潜在的灵性。诗人或是自然,或寻求自然,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是素朴的诗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是感伤的诗人。诗让我成为了诗,也成为了自己。在我看来,写作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生命展开的过程,是诗歌给我提供了最初的翅膀,我的生命才能展开。

诗人并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如遭遇诸多的不幸、沮丧、困顿和焦虑等等,但诗人已然学会了从容与自在。写作能增加生命的维度,诗人在词语中寻找力量,一种让自己能够有尊严地活着的力量,一种让心灵丰盈起来的力量。诗人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因为不停地写作才能使内心敞开,才能使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长期以来,我沉湎于想象之中,但现实世界的荒诞使自己无法变得纯粹,我只能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诗人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却常常会

感到难以承受,因为诗人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诗人的写作可能就是如此,徘徊在现实和虚幻之间,有时现实往往是虚构的,有时虚幻突然成为了现实。

相比某些人,我是幸运的,我有词语的引领,可以将人生中种种的苦痛与绝望,在一首首诗里无声地得到化解。人的一生,总是充满了这样或那样的伤感,来自身体,或来自内心,而人在经历了一次次伤感之后,学会了原谅、自省、宽宥和释怀。

博尔赫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短暂生命很可能就是表现天意的瞬息。漫漫暮色裹住了屋舍。这暮色属于昨天、属于今日,滞留不去。”我常常把身体作为最直接的叙事手段,沉迷于自我,努力把自己变成了:因为你,我成为了你,也成为了自己。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诗歌的作用,诗歌对于我就是“疗伤”。我平时并不是一个善于语言表达的人,而写作可以让我去表达生活中那些不敢说或不敢做的事情,所以写作对我来说就是疗伤,是直接和生命体验对话,把握自己悲悯的人格和情怀。

《风从身后抱住我》,张敏华 著,漓江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定价:48元

上架新书

中华书局 80元
钱婉约整理
《钱穆致徐复观信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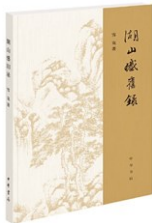
本书收录了湖北省博物馆馆藏钱穆致徐复观私人信札108通。这批信札的写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948—1957这10年间,话题则涉及新亚书院早期的日常运作特别是新亚书院台湾地区分校的筹建,学术问题的交流切磋,以及钱穆与胡美琦从相识相知到结为夫妇所经历的风波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9元
鲁光 著
《近墨者黑》增订本

本书记录了作者鲁光与书画界的朋友们之间的交往,在书中,作者描写了李苦禅、崔子范、刘勃舒、吴冠中等师友们,在“大师”的名号外,鲜为人知的一面。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和细节,勾画出了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形象。

商务印书馆 69元
汤欢 著
《传统文化中的草木之美》
《古典植物园》

在经史子集、东西文化间,发现寻常草木背后的文化意蕴。诗学、民俗学、博物学、本草学皆为所用,岁时、吃食、风物、文学、历史、艺术融于一体。那些有趣的、美味的、好看的、动人的,共同呈现出一个妙趣横生、古典诗意的草木世界。

中华书局 38元
雪克 著
《湖山感旧录》

作者长期在原杭州大学从事古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耄耋之年写下一系列学林漫录之作,或怀念师友,或追忆往事,质朴而深切,反映了任铭善、严群、戴家祥、胡士莹、蒋礼鸿、钱南扬、朱季海等著名学者的风貌与神采,透露诸多时代细节。

百草园书店提供

夜读偶记

梦中谁寄传彩笔

读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

| 李霁泓 文 |

知道陈春成,是因为在刷微博时偶然看到了一条趣闻,说高晓松看了陈春成的作品后问出版社要了他的联系方式,“一个人背着包翻山越岭”,在下雨的泉州打着摩的去找他。微博里瘦身成功的高晓松,躲在摩的师傅身后的自拍兴奋中带着羞涩,竟和任何一个即将见到偶像的粉丝别无二致。

好奇心立刻冒头,即刻下单买书。书看完了,心中颇有不尽之意。总觉得这么美好的文字不能白看,看完还是得写点什么以示珍重。

根据陈春成的自述,书中收录的小说写于2017年初秋到2019年夏天。当时陈春成住在一个叫武夷花园的地方,临街有一处小广场,黄昏时他常在广场边的石凳闲坐。有时拿瓶黑啤,在渐暗的天光下慢慢地喝,开始胡思乱想。语句在他脑中飘拂,四周的人群楼厦化为乌有,作家浸在一种兴奋又迷蒙的状态中,渐渐窥见故事的脉络,乃至细部的词语。然后是漫长的散步,骤然的动笔,历经得意和不舍,修改和再次修改,纠结和纠结后的舒心。陈春成说这样的状态在那几年中经历了多次,而那是他生活中最接近自由与狂欢的样式。

陈春成创作的过程让我想起苦吟的李贺,幸好后来看到了陈春成的照片,非常健康明朗的一个男生,并没有任何单薄佻傚的样子。放心之余也更加好奇,他文字里那些闪烁在童话般场景中古老的魅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陈春成的想象力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小说集同名开篇《夜晚的潜水艇》的主人公陈透纳就是这么一个奇才。想象力让他老是处在一种神游物外的状态,可以在莲蓬里睡觉,到云端游泳,能一边挨老师的骂一边在太空中漂浮。

陈透纳的身上无疑有着陈春成自己的影子。他自述“小时常把房间想象成潜艇,睡前在海中漫游一会。潜艇打一束细细的光,照见海底的山脉与沟壑……大家都睡熟了。潜艇悄无声息地穿行而过。微量的恐惧让被窝更舒适,增添了睡眠的香甜。”这完全就是小说里的情节啊。

陈春成笔下难以割舍的乡愁、无尽渴望的亲情以及舍命追逐的自由,都是淡淡的叙述却有着厚重的底色。奇就奇在,再老成的曲笔都难掩他特有的少年感,所以那些时空交错、人神(妖)杂处、魔幻现实的场景往往都带着童话色彩。汉语到了陈春成这里,真的有了不一样的质感。

陈春成的文风是一种很奇妙的杂糅,从中你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拉美文学、道家玄学相互交错的影响,也能品出从汪曾祺到博尔赫斯到阿城的味道,故事里的人们虽然执着之物各有不同,但心中固守之道却几乎一样。不论是写作(《传彩笔》)、酿酒(《酿酒师》)、红学(《红楼梦弥撒》)、铸剑(《尺波》)还是音乐(《音乐家》),这些主人公无一例外都舍弃了尘世的名利。他们用生命追寻或者说验证的纯粹的美恰恰无法展露在俗世面前,

也注定得不到世人的理解。

《裁云记》里的“我”也追寻着不同门类的学问,并警惕着陷入学问的“无穷洞穴”之中。“我”先是研究海洋古生物学,接着又研究建文帝的去向,后来又试着了解永动机的原理,可是每次都是到了渐入佳境的时候就吓得退出,因为再研究下去,“我”就陷入这些洞穴之中,终生无法脱身了。虽然“我”不敢轻易走进任何一个洞穴,情愿在冷清的山上做一个裁剪云彩的工程师,但“我”的内心无疑是深深认同这些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和技艺中的人们的。

说到工程师这个职业,不但在小说里是“我”的社会身份,也是陈春成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正式工作。看了他的简历才知道,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陈春成,大学毕业后做过一年地铁工程,参与建设了无锡地铁的两个站台和隧道,后来定居泉州,从事的工作和园林工程沾点边,业余写写小说。先是有一位娘子关电厂工程师刘慈欣,业余写写小说就写出了《三体》,现在又来一位业余写写小说的工程师陈春成,工程师职业的文学含量也实在是太高了一点吧!不知道在哪里可以问到陈工参与的那两个站台和隧道,我这个无锡读者可以不必像高晓松那样专门跑去泉州,直接去地铁就可以来一次非常有陈春成时空特色的致敬了。

《夜晚的潜水艇》,陈春成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9月出版,定价:52元